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卷二

鄭子家告趙宣子

文公十七年

晉侯

靈公

合諸侯於扈

戶。扈。鄭地。

平宋也

平宋亂以立文公。

於是晉侯不見鄭伯

穆公。

以為貳於楚

也

以其有二心於楚故不與相見。

鄭子家

公子歸生。

使執訊而與之書

執訊通訊。問之官。

以告趙宣子

晉卿。

趙盾曰。書詞寡。

君即位三年召蔡侯

莊公。

而與之事君

君魯公。

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

宣多

鄭大夫。

之難

去聲。侯宣多以拔立穆公之故。恃寵專權而作亂。

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

多

克滅。除少其難也。

而隨蔡侯以朝

潮。

於執事

隨蔡莊公朝晉之後。即來朝也。朝表一。

十二年六月歸生

子家自稱名。

佐

寡君之嫡夷

鄭太子名夷。

以請陳侯

共公。

於楚而朝諸君

陳共公將朝晉而畏楚故歸生輔太子夷先為請命於楚君。晉靈公。朝靈二。

十四

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

說。

陳事

歲成也。鄭穆又親朝以成往年陳共之好。朝靈三。

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

往朝於君

陳靈新即位自鄭入朝。朝靈四。

往年正月燭之武

鄭大夫。

往朝夷也

燭之武又輔太子夷往朝往朝夷三。字是太子夷往朝於晉例證。朝靈五。

月寡君又往朝

鄭穆又親朝。朝靈六。

以上敘靈之數叙朝晉之年叙朝晉之月叙朝晉之人真是帳簿皆成妙文下復結算一通妙妙。

以陳蔡之密通於楚

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

陳蔡之朝皆鄭之功也。結上文召蔡侯請陳侯往朝若三事。

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

無論。

陳蔡雖以鄭自己事晉而何以不免於罪百忙中後此二語以起下二層之意何等妥婉

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現

現於君結上隨蔡侯藏陳事又任朝三事

夷與孤子二三臣相及於絳

夷鄭太子孤謂君也二三臣謂燭之武及子家自謂絳晉都邑相及於絳謂朝晉不絕也○結上歸生佐夷燭之武任朝夷二事

雖我

小國則蔑以過之矣

鄭雖小國其事晉無以過之矣○又總結一筆道緊

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

逞快也○只一句點題

敝邑

有亡無以加焉

鄭國惟有滅亡而已不能復加其事晉之禮也○八字激切而沈痛下乃引古人成語曲曲轉出不能復事晉意

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

身其餘幾

上聲○既畏首又畏尾則身之不畏者有幾何哉

又曰鹿死不擇音

同陰○鹿將死不暇擇庇蔭之所

小國之事大國也

德則其人也德則其鹿也

德思恤也言以人視我我還是人○奇事解○鹿思我我便是鹿○以鹿視我我便是鹿○奇事解

鉞而走險

鉞走險急何能擇

走執鹿知死而走險何暇擇地國由危而事大何暇擇鄭晉由急則生變也

命之罔極亦知亡矣

晉命過苛無有窮極事之亦亡版之亦亡鄭已知之矣○亡字呼應

將悉敵

賦以待於儵

音酬

唯執事命之

賦兵也儵晉鄭之境言將盡起鄭兵以待於儵境唯聽晉執事之命令也○收緊敵晉商

文公二年朝於齊

四年為齊

去聲

侵蔡亦獲成於楚

鄭文公二年朝於齊桓公後復從齊侵蔡蔡屬楚而鄭為齊侵之宜獲罪於楚而反獲成○晉責鄭二於楚忽罵楚之寬大以誣晉更奇妙

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

鄭居晉楚之間而從於大國之強令未可執以為罪言二楚出於不得已也○開胸放喉索性承認妙妙

大國

若弗圖無所逃命

晉若不圖恤鄭國則唯晉所令不取逃避也○結語多少激烈憤懣

晉鞏

拱

朔

晉大

行成於鄭趙穿

晉卿也

公墾池

晉侯

為質焉

質音至○晉見鄭之詞強故使羣羽行成而趙穿公墾池為質於鄭以示信此以見晉之失政而霸業之衰也

評語

前幅寫事晉唯謹逐年逐月算之猶為兢兢畏大國之言後幅寫到晉之不知恤小鄭亦

不能復耐。竟說出武楚亦勢之不得不然。晉必欲見罪。我亦顧忌不得許多。一團憤懣之氣。令人難犯。所以晉人竟為之屈。

演白

晉靈公會合諸侯。在那扈地。是為平定宋國的亂事。那時晉君不肯會見鄭君。因為鄭君有二心於楚國的緣故。鄭國的子家。差了一箇通訊官。給他一封信。拿來告訴趙宣子道：「寡君登位三年。就召了蔡君。同來服事你們襄公。九月蔡君從我國地方來到晉國。我國只為有侯宣多的亂事。寡君所以不能和蔡君同來。十一月。稍平了侯宣多的亂事。就跟著蔡君。來朝你們晉君。十二年六月。歸生輔助寡君的太子夷。把陳君朝晉的事體。請命楚國。來朝晉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來朝見。完成陳國的和好。十五年五月。陳君從我國來朝晉君。去年正月。燭之武又來朝晉君。是輔了太子夷同來的。八月。寡君又來朝。這樣陳蔡兩國的接近楚國。却不敢有著二心。那就因為我國的緣故。那就是單講我國的服事晉君。怎麼還不能免罪呢。在那君位的中間。一次朝見襄公。兩次朝見靈公。太子夷和我的二三臣。接連不絕的來朝晉君。鄭國雖小。再也沒有勝過我們了。現在大國說：「你還沒逞我的心。」如此。我國只有滅亡。不能再加事晉的禮數了。古人有句話說：「怕頭怕尾。他那身體還剩多少呢？」又說：「鹿到臨死。不能揀那廕庇的所在。」小國的服事大國。哪有了恩德。那就是人。沒有恩德。那就是鹿。走得太快了。就要走那極險的地方。忽促之間。那裏有工夫來揀擇呢。你們的命令。沒有窮盡。鄭

國也知道終究要亡了。只得打算盡起我國的兵，等在條地，聽你執事的命令罷！文公二年，我國曾朝過齊國。四年，為了齊國去打蔡國，講和在那楚國。住在兩箇大國的中間，服從那強國的命令，難道是他的罪麼？大國若是不打算體恤我們，終沒有什麼法子，逃避你們的命令了。」

晉國便差鞏叔和鄭國講和，並把趙穿公墳池，做了抵押品在鄭國。

王孫滿對楚子

宣公三年

左傳

楚子

也

伐陸渾之戎

陸渾之戎秦晉所遷於伊川者

遂至於雒

音洛

觀兵於周疆

雒水名周所都也觀兵其兵以脅周也一遂字使見楚莊

禮

定王使王孫滿

周大

勞楚子

楚強周弱定王無如之何故使大夫勞之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禹之九鼎三代

相傳猶後世傳國璽也楚莊問大小輕重有圖周天下意

對曰在德不在鼎

有天下者在有德不在有鼎一語喝破

昔夏之方有德也

德字

遠方

圖物

遠方圖畫山川物怪獻之

貢金九牧

九州牧守皆貢其金

鑄鼎象物

以九州之金鑄為九鼎而著圖物之形乎其

百物而為之備

物怪各為備聖之具

使民知神姦

使民盡知鬼神奸邪形狀

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

若順也民知神奸故不逢不順

螭魅

罔兩莫能逢之

螭山神魅怪物罔兩水神既為之備故莫能逢人為害

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

民無災害則上下和以受天之休也

德之休明

方有

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

伏下三百

商紂暴虐鼎遷於周

德則鼎遷

德之休明

雖小重也

鼎非加大而不可遠移若增重然

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

鼎非加小而湯武遷之若遂輕然總括四語正繳在德不在鼎意大小輕重四字錯落有致

天祚明德有所底止

言有盡頭處。二句起下方入本意。

成王定鼎於郊

郊。郊。東周。

卜世三十

卜年

七百年所命也

此天有所底止之定命也。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未滿。

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結語。

評語

提出德字。已足以破癡人之夢。

提出天字。又足以寒奸雄之膽。

演白

楚莊王攻打陸渾地方的夷人，乘勢到那雒邑，顯出兵威在周朝的地界上，定

王差王孫滿慰勞楚莊王，莊王問他九鼎的大小輕重怎樣。

王孫滿答道：『有天下的，在乎有德，不在乎有鼎。從前夏朝正在有德的時候，遠地方的人把那山水的怪物，畫圖進獻九州官府，各貢獻他該管地方所產的五金。禹王便把那些五金，鑄造九鼎，並在鼎上畫著物像。這百樣怪物，又替他設法防備，使得一般百姓都曉得鬼神的奸邪形狀，所以百姓到川澤山林的地方去，不會逢到不順的怪事了。那山神怪物水神，沒有一樣能鼓逢人為害，因此能鼓上下和睦，承受天所賜予的福分。到了桀王有昏亂的行為，這九鼎便搬到商朝去了。通計商朝的年數，共有六百。商朝傳到紂王，先暴苛虐，這九鼎又搬到周朝去了。要是君主的道德是光明的，這九鼎雖小，也是很重；若是姦邪昏亂的，這九鼎雖大，也是很輕。上天保佑有光明道德的人，也有盡頭的地方。我周朝從成王定鼎在郊鄆的地方，曾經占卜年代，據說：『可以傳代三十，曆年七百。』這是上天的命令啊。周朝的道德，那怕比從前衰敗，可是上天

的命令尚沒有改這九鼎的輕重還不可以問及哩

齊國佐不辱命

成公二年

左傳

晉師從齊師

齊師敗走晉師追之

入自丘與繫馬陘

陘皆齊邑

齊侯使賓媚人

賓媚人即國佐也

賂以

紀甌

演

玉磬與地

紀甌玉磬皆滅紀所得者地魯衛之役也

不可則聽客之所為

言晉人不許則聽其所為欲戰則史戰也客指晉人此句并

頃公語意失入妙伏下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一段

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

晉人果不許之

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

至而使

齊之封內盡

津上聲

東其敵

蕭國名同叔蕭君字其女嫁於齊即頃公之母晉人欲質其母而不使質言故猶蕭同叔子言必以蕭同叔子為質於晉而使齊國境內田畝皆從東南而行

則我舍師去矣二重上句下句帶說故用而字轉下蓋前此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轉於齊頃公之母踊於梧而窺客則客或跋或眇於是使跋者逆跋者使眇者夫婦人窺客已是失禮矧侮客以取快者乎出爾反爾則無足怪

也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

只非他二字多少鄭重妙

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

若以齊音比並

言之則齊之母猶晉之母其為國君之母則一也陪一句更悚然

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

何

其若先王孝治天下之命何上不使

且是以不孝令也

且欲命人皆臨不孝之行下不使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詩大雅既醉篇言孝子愛親之心無有窮匱又以孝道賜汝之族類

若以不孝號令諸侯是非以孝德

賜及同類矣已上破為實句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疆者為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清塗也物相也相土之宜而分布其利

故詩曰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詩小雅南山篇或東西其畝或南北其畝皆相土宜而布其利也言東南則西北在其中

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

東其敵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井田之制，溝洫縱橫，兵車難過。

今欲盡求其敵，則晉之伐齊，猶壘東行，其勢甚易。是唯晉兵是得利而不顧地勢。東西南北所宜，非先王鑑理土宜之命矣。已上破東敵句。兩其無乃非句，態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

盟主？其晉實有闕。上分兩層辨駁此總括數語下後暢言之。四王之王去聲也。樹德而濟同欲焉。四王禹湯文武也。皆樹立德教而濟

人心之所同欲。擬德照上。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伯長也。夏昆吾商大彭豳牟周齊桓晉文皆勤勞而懷撫諸侯以服

德類濟同欲照上。土宜布利。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指賈母東敵而言。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道。

詩商頌長發之篇。優優寬和也。過聚也。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晉賈母東敵二令實不寬和而先自棄其福祿又何能為諸侯之害乎。晉人所命

本欲害齊而國佐却以為何害妙絕。已上言晉實有闕不得為盟主以足上二段之意。不然，若終不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寡君之命，我使臣已

有辭說意如下文所云云。上分責二段。又總責一段。此忽如飢鷹撒然一轉。曰：下皆齊侯命辭。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

腆厚也。賦兵也。言齊有不厚類敵之兵以犒晉師。戰而曰犒，婉詞。畏君之震，師徒撓敗。畏君師之震動以致齊兵撓曲而致敗。吾子惠徼齊

國之福。言我以吾子之患而得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去聲。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

敝器謂輿器也。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也。以喻齊戰敗之餘意。背城借一。欲以已敗之兵背齊城而更借一戰。敝邑

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言齊幸而得勝亦當唯晉命是從。況其不幸而又戰敗，敢不唯晉命之是聽乎。曰從曰聽，即聽從賈母東敵之

命。已上言齊既以賂求不免，勢必決戰，勝與不勝雖未可知。總在既戰後再聽從晉命也。極痛語而却出以婉順。

先駁晉人質母東詠二語。屢稱王命以折之。如山壓卵。已令氣沮。後總結之。又再翻起。將寡君之命。從使臣口中。婉轉發揮。既不能唐突。復不肯乞哀。即無魯衛之請。晉能悍然不應乎。

演白

晉兵追趕齊兵。從丘輿進去。攻打馬陘。齊君差賓媚人把紀國的獻。以及玉器和地方。獻賂晉國。對他說：『如其晉人還不允許。那麼聽他所做是了。』

賓媚人獻賂晉國。晉國的人不肯允許。說道：『須把蕭同叔子做了抵押。並且使齊國境內的田畝。都從東行。纔可退兵。』賓媚人答道：『蕭同叔子。不是別人。是吾君的母親啊。若把齊晉兩國。是相比並的說起來。那麼也是晉君的母親。你現宣告大命在那各國諸侯。偏偏說道：『必須押他的母親來做信用。』這樣辦法。對於先王孝治天下的命令。將怎麼樣呢。並且這是叫人都做不孝的事情。哪詩經上說：『孝子愛親的心。沒有窮盡的。』還把孝道。長久賜給你們同類哩。』若是拿不孝的事情。號令諸侯。恐怕不是把孝道。賜給同類罷！

先王正境內的經界。定境內的溝洫。是看了地勢的通宜。纔分布其利的。所以詩經有句話：『我的經界和溝洫。田畝或是東西行的。或是南北行的。』現在你替諸侯正經界。定溝洫。說是他的田畝。須盡東行的。單講有利於你的兵車。不顧地勢的通宜和否。恐怕不是先王的命令罷！

違背先王的行為就是不義，怎可以做各國的盟主？那實是晉國失德呢！四王的有天下，都立出德教，濟人所同欲的，五霸的雄長諸侯，都勤勞安撫諸侯，拿來服事立德和濟人同欲的王命。現在你求合諸侯，却要滿足無限的欲望，詩經有句話：「布政很寬，和福祿纔會聚集的。」你這質母東畝的命令，實在很不寬和了，是你先自己棄掉福祿，諸侯還有什麼受害呢？

若然你終不見許，吾君差我出來的時候，就有說話對我說及了，他說：「你帶了兵丁，受屈到我國裏來，我國畧有老弱的兵來犒晉兵，因為怕你的聲勢，兵丁枉屈弄到敗了，我以你的恩惠，得要求齊國的幸福，不使齊國滅亡，仍得繼續舊好，因把先君的器具土地，不敢愛著，來獻晉國，你又不許，請你讓我收合敗兵，背向齊國的城牆，再和晉國決一勝敗罷！」齊國幸而得勝，也當聽從晉命，說是不幸，又遭戰敗，敢不聽從晉命呢？」

楚歸晉知瑩

成公三年

左傳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瑩。英宣公十二年晉楚戰於邲，楚囚知瑩和莊子射楚連尹襄老。

老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因之以二者，遂莊子知瑩父也。至是晉歸二者於楚，以贖知瑩。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荀首即知莊子，是時為晉中軍佐楚。

人畏其權要，故許歸其子。王送知瑩曰：「子其怨我乎？」指人留於楚言。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升其任。」

以為俘。俘，敵軍所虜獲者，繫其手。國，人曰虜，獲人之左耳曰馘。執事不以豐犒，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以血塗鼓曰塗。

鼓言楚不殺我而以
其血塗鼓即就也

臣實不才。又誰敢怨。作自責語。撒開怨字甚妙。

王曰。然則德我乎。指許歸於晉言。

對曰。二國

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

晉楚皆大社稷之謀而欲紓緩其民。

各懲其忿以相宥也。

各懲或前日戰爭之忿以相救宥。

兩釋累

囚以成其好。

去聲。繫係也。音釋。故曰之囚。楚釋知罃之囚以成其和好。

二國有好臣不與聲。

去聲。及其誰敢德。

作與已不相干。語撒開德字妙。

王曰。子歸何以報我。

問得。

對曰。臣不任。

平聲。

受怨君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

報。

言我未嘗有怨於君。君亦未嘗有德於我。有怨則報。有德則報。德我無怨而君無德。故不知所報也。臣怨君德。今貼得。好不知二字更妙。

王曰。雖然。必告不穀。

不穀猶侯。謙稱。

言雖如此。必告我以相報之事。共王一國。對曰。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

戮死且不朽。

身雖死而楚君之私恩不朽。腐也。客意一層。

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其請於寡

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

稱於吳國曰外臣。首。荀首也。宗。荀氏之宗也。客意二層。此雖二客意。然顯見晉之國法森嚴。法森嚴。

若不獲命

若君不許戮。特入正意。

而使嗣宗職。

使斷祖宗之職。

次及於事。

以次及於軍旅之事。

而帥偏師。

以修封疆。其父為上軍佐。故曰帥偏師。修。

雖遇執事。其弗敢違。治也。雖遇楚之將帥亦不敢違。此一敢字。應上二敢字。

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

以報也。

忠晉即以報楚妙。

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收燕得好。



玩篇首。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二語。便見楚有不得不許之意。德我報我。全是捉官路。當私情也。楚王句句逼入。知罃句句撒開。末一段所對。非所問。尤匪夷所思。

演白

晉人送還楚國公子穀臣。和連尹襄老的屍身於楚國。來贖知罃。那時荀首做

晉國的中軍佐了，所以楚人允許的。

楚王送知瑩道：『你將怨恨我麼？』知瑩道：『兩國打仗，我無能力，不能盡我的職務，致做你軍的俘虜，執事不把我殺掉，用血塗鼓，使我回晉受刑，這是你的恩惠啊。我實無能，還敢怨誰呢？』

楚王道：『這樣說來，那麼你感德我麼？』知瑩道：『兩國謀安社稷，欲紓緩他的百姓，大家懲戒從前打仗的怨恨，來相赦宥，兩面都放掉他所縛住的俘虜，來完成他們的和好，兩國有了和好，和我並不相干，還敢感德那箇呢？』

楚王道：『你回到晉國，怎樣報答我呢？』知瑩道：『我不曾受怨，你不曾受德，沒怨沒德，不知道報答的什麼？』

楚王道：『雖是這樣，可是你必定要告我的。』知瑩道：『靠你的幸福，使我得歸骨在那晉國；吾君為著國法，把我殺死，可是你的私恩，決不朽腐的。若是因你的恩惠，免我一死，把我給你的外臣荀首，荀首請命吾君，把家法來殺死我，可是你的恩惠，也決不朽腐的。若是你不許殺我，使我繼續祖父的職務，以次到那軍旅的事情，領了偏師，來整理界域，那時雖遇楚國的將帥，也不敢避盡力致死，沒有二心，拿來盡我做臣的禮，這就是所以報答楚國哪？』

楚王道：『晉國不可與爭，』便加禮待他，送還晉國。

呂相絕秦 成公十三年

晉侯屬公使呂相去聲。魏

絕秦

成十一年秦晉盟於今狐秦桓公歸而

曰。下皆呂相

昔逮我

晉獻公

及秦穆公相好去聲

戮力同心

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同姻從秦晉相

天禍晉國

魏城

文公如齊耳

惠公

如秦

重耳奔狄及齊齊桓公妻

無祿

獻公即世

晉無祿

穆公不忘

舊德應相

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

信十五年秦伐晉戰於韓原殺惠公

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

惠公平懷公立

穆公納重耳于

師

信十五年秦伐晉戰於韓原殺惠公

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

惠公平懷公立

穆公納重耳于

師

信十五年秦伐晉戰於韓原殺惠公

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

惠公平懷公立

信十五年秦伐晉戰於韓原殺惠公

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

惠公平懷公立

穆公納重耳于

師

信十五年秦伐晉戰於韓原殺惠公

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

惠公平懷公立

周之胤印

而朝諸秦

擢實也

甲冑

跋履山川

踰越險阻

征東之諸侯

虜夏商

作一頓說晉有報矣即

鄭人怒君之疆場

亦

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

怒猶犯也

帥音率

誣

文公與秦圍之鄭未嘗犯秦

亦無諸侯之師

說晉德重

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

擅及鄭盟

鄭使燭之武見秦穆公穆公背晉

而私與鄭盟不取片言故托言秦

大夫

是言

秦第二罪案

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

皆欲殺死命以討秦

文公恐懼

綏靖諸侯

秦師克還

無害

不取怨秦背已

反保全其師

則是我大有造於西也

又作一頓說晉大有

無祿

文公即世

穆為

不吊

蔑死我君

以文公死為無

寡我襄公

以襄公新立為

送我殺地

送役矣也

穆公從杞子之謀

潛師以襲鄭道過晉之報地

不吊

奸干絕我好。奸犯斷絕不伐我保城。姪秦襲鄭時無後與我和好。伐我保城。姪秦襲鄭時無後與我和好。殄滅我費。如滑。滑入聲。滑姬姓國都於費。秦襲鄭無功乃滅滑。遂

散離我兄弟。滑與晉為同姓兄弟。撓亂我同盟。滑鄭皆從晉是為晉同盟之國。傾覆我國家。秦伐滑國鄭是破傾危覆滅晉之國家。壹寫九個

我字。是秦第三罪案。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本忘穆公納文公之勲。折一筆。而懼社稷之隕。實恐晉為秦滅是以有散之

師。傳三十三年晉敗秦於穀。我是一言殺師出於萬不得已也。猶願赦罪於穆公。晉雖有殺師之失猶願求解於秦。猶願二字緊接無痕妙。穆公弗聽。肯

釋而即楚謀我。文十四年楚闕克因於秦至是秦使歸楚求成以謀晉。天誘其衷。成王隕命。幸天默誘人心而商臣弑楚成王。穆公是以

不克逞志於我。楚有篡弑之禍穆公是以不能快意於晉設使成王未隕而即楚謀我之志成矣。是秦第四罪案。自獻公即世至此作一截是歷數秦穆之罪。穆襄晉即

世康靈秦即位。康公晉我之自出。又欲闕極剪我公室。傾覆我社稷。闕猶掘也。前猶斷也。

帥我蝨謀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蝨賊皆食禾蟲以喻公子雍謂秦納雍以蕩搖晉之邊鄙。姪秦雍之來晉實召之。壹寫四個我字。是秦第五罪案也。我是

以有令平聲狐之役。文七年晉敗秦於令狐。我是以有聲。二言令狐之役出於萬不得已也。康猶不悛。改也。入我河曲。河曲晉地名事在文

二年伐我涑川。涑川水名。俘我王官。俘虜也。王官地名也。伐水名。俘王官經傳無見。剪我羈馬。羈馬地名其時秦取其地。壹寫四個我字。是秦第六罪案

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晉與秦戰於河曲秦兵夜遁。我是以有三言河曲之戰出於萬不得已也。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

也。晉在秦東故曰東道康公絕晉之好故不東通於晉。此段獨施一句妙。自秦穆晉襄即位至此作一截是歷數秦康之罪。及君之嗣也。君指秦桓公。我君景公引領

西望曰。庶撫我乎。景公望秦撫卹晉國。此處獨作一波妙。君亦不惠稱去聲盟。桓公不肯惠然稱晉望而共盟。利吾有狄難。去聲

言文
見
呂相絕秦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謂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時

入我河縣楚我箕郛

告。河縣箕郛晉三邑名。入河縣共與郛經傳無見。

夷我農功

夷刈也夷傷也。損害我禾稼如

去草

度劉我邊陲

也。度劉皆殺也殺我邊境之人民也。壹寫四個我字。是秦第七罪案。

我是以有輔氏之聚

之聚出於焉不得已也。之師之役之戰之聚句法變幻。

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徵福於先君獻穆

桓公亦悔二國結禍之長而欲我求福於晉獻穆

使伯車

秦桓公子

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勲

言我與晉同結

所好共棄前惡再修舊日之德以追念前人獻穆之功勲。此段回應篇首獻穆相好關鎖甚緊。

言誓言未就

約誓之言未及成就

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

有令狐之會

成十一年晉厲公與秦桓公盟於令狐。入題又與上四我是以有句相呼應。

君又不祥背棄盟誓

桓公又萌不善之心歸而背晉成。此下方入

當時白狄及君同州

及與也白狄與秦皆屬雍州。

君之仇讎

白狄與秦世為仇讎。

而我之昏姻也

赤狄與秦季隗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故曰

昏姻。疏句無限姻波。

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使

去聲

君有二心於秋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

狄雖口應秦命心實憎其無信而以秦之二心以告晉。一告我

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

惡秦反復不常

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

迷下

秦桓盟

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

穆康共

楚三王

成穆莊

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

我唯利之是從不誠心與晉也。二十四字一氣說下。

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

不穀楚共王告晉自稱言我惡秦之無成德是用宣

布其言以懲戒用心不一之人。二告我。兩告我俱是實証是秦反復真正罪案。自及君之詞至此作一截是歷數秦桓之罪為絕秦正音。

諸侯備聞此言

秋與楚告晉之言諸侯無不聞之。

牽引諸侯妙使秦無所逃罪

斯是用痛心疾首。

銀入就寡人。

諸侯由是惡秦之甚皆未近親於晉。一路備說秦惡歸到此句。

寡人帥以聽

命。唯好是求。

我今帥諸侯以來聽命唯與秦結好是望耳。終是求好妙。

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傲亂？

是主。句句。

客。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

侯退矣。

牽引諸侯妙。

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或和或戰當圖謀其有利於秦者而為之。

評語

秦晉權詐相傾，本無專直，但此文飾詞駕罪，不肯一句放鬆，不使一字置辯。深文曲筆，變化縱橫，讀千遍不厭也。

演白

晉厲公差呂相去和秦國絕交，說：『從前我先君獻公和你先君穆公，很相和好，

合力同心，一再陳述誓約，幾重結合婚姻。後來天禍晉國，文公往齊，惠公往秦，不幸獻

公去世，穆公不忘舊時的和好，使我惠公，因此能奉祀在那晉國；可是為德不終，和我

曾有韓原的戰爭，後亦覺得有些懊悔，在那心頭，因此納我文公回到晉國；這是穆公

安定晉國的功勞。哪，文公便身貫甲冑，登山涉水，經歷險阻，領了東方的諸侯，都是虞

夏商周四代帝王的後嗣，來朝秦國，那麼也既報舊德了。

鄭人犯你的邊境，我文公領諸侯和秦國鄭秦國的大夫，不來和我君相謀，獨自專

斷，和鄭盟好，諸侯痛恨這事，都要拼出死命，攻打那秦國；我文公恐怕秦國受害，使安

和諸侯，所以秦兵得安然回國。這樣說來，是我大有德於秦了，不幸文公去世，穆公輕

對 古 文 卷 二
視我君的死亡，不來弔唁，欺侮我襄公，侵襲我穀地，犯斷我和好，攻打我保城，滅掉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擄亂我同盟，危害我國家。我襄公雖是不忘穆公納我文公的舊德，但恐國家滅亡，所以和秦有穀地的戰爭，還願求穆公寬宥過失。穆公不聽，便約了楚國同謀伐晉。幸上天默誘人心，楚國的成王，被商臣殺死了。穆公因此不能快意於我晉國了。

穆公襄公去世後，康公靈公登了君位。康公是我晉國的外甥，從我所出，也要掘斷我公室，危害我國家，領了我的官蟲，來擾亂我國家的邊疆。我所以和秦有令狐的戰爭，可是康公還不改過，侵入我河曲，攻打我涑川，虜掠我王官，翦滅我羈馬。我所以和秦有河曲的戰爭，東道的不通，那是康公斷絕我晉國的和好呵。

到了你桓公即位，我君景公延頸西望道：「那麼可以撫卹我晉國了！」桓公也不肯和我盟好，利我有赤狄的禍難，侵入我河縣，焚燒我箕郛，傷害我農事，殺戮我邊境的百姓。我所以有輔氏的聚眾，以抗秦國。你亦深悔兩國結禍的延長，要我求福於獻公穆公，差伯車來吩咐我景公道：「我和你同結和好，共棄前惡，再修舊德，來追想以前獻穆的功勳。」這約誓的說話，還沒成就，景公就去世了。我厲公所以和秦有令狐的盟好，你又生了不善的心，違反盟誓，白狄和你秦國都屬雍州，是你的冤家，我的親戚。哪你來吩咐我道：「我和你同打狄國。」我厲公不敢顧及親戚，怕你的威勢，就聽你來人的命。你